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新唐书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

卷一五五——卷一八五

【宋】欧阳修 宋祁 撰

王小甫 等标点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唐书卷一五五

列传第八〇

马燧 杨炫 浑瑊 镐 铈

马燧，字洵美，系出右扶风，徙为汝州郾城人。父季龙，举孙吴倜傥善兵法科，仕至岚州刺史。

燧姿度魁杰，长六尺二寸。与诸兄学，辍策叹曰：“方天下有事，丈夫当以功济四海，渠老一儒哉？”更学兵书战策，沈勇多算。

安禄山反，使贾循守范阳，燧说循曰：“禄山首乱，今虽举洛阳，犹将诛覆。公盍斩向润客、牛廷玠，倾其本根，使西不得入关，退亡所据，则坐受禽矣，此不世功也。”循许之，不时决。会颜杲卿招循举兵，禄山遣韩朝阳召循计事，因缢杀之。燧走西山，间道归平原。平原不守，复走魏。

宝应中，泽潞节度使李抱玉署为赵城尉。时回纥还国，恃功恣睢，所过皆剽伤，州县供饩不称，辄杀人。抱玉将馈劳，宾介无敢往，燧自请典办具。乃先赂其酋，与约，得其旗章为信，犯令者得杀之。燧又取死囚给役左右，小违令辄戮死，虏大骇，至出境，无敢暴者。抱玉才之。因进说曰：“属与回纥接，且得其情。观仆固怀恩树党自重，裂河北以授李怀仙、张忠志、薛嵩、田承嗣等，其子瑒佻勇不义，将必窥太原，公当备之。”既而怀恩与太原将谋举其城，辛云京觉之，不克。嵩自相、卫归怀恩粮，以绝河津。抱玉令燧说嵩，嵩告绝于怀恩。即署燧左武卫兵曹参军。

累进至郑州刺史。劝督农力，岁一税，人以为便。徙怀州。时

师旅后，岁大旱，田蕝不及耕。燧务勤教化，止横调，将吏有亲者，必造之，厚为礼，瘞暴背，止烦苛。是秋，稻生于境，人赖以济。抱玉守凤翔，表燧陇州刺史。西山直吐蕃，其上有通道，虜常所出入者。燧聚石种树障之，设二门为谯櫓，八日而毕，虜不能暴。从抱玉入朝，代宗雅闻其才，召见，授商州刺史，兼水陆转运使。

大历中，河阳兵逐其将常休明，诏燧检校左散骑常侍，为三城使。汴将李灵耀反，帝务息人，即授以汴宋节度留后，灵耀不拜，引魏博田承嗣为援。诏燧与淮西李忠臣讨之。师次郑，灵耀多张旗帜以犯王师，忠臣之兵溃而西，燧军顿荥泽，郑人震骇。忠臣将遂归，燧止之，益治军，忠臣乃还收亡卒，复振。忠臣行汴南，燧行汴北，败贼于西梁固。灵耀以锐卒八千，号“饿狼军”，燧独战破之，进至浚仪。是时河阳兵冠诸军，田悦帅众二万助灵耀，破永平将杜如江等，乘胜距汴一舍而屯。忠臣合诸军战不利，燧为奇兵击之，悦单骑遁，汴州平。

燧知忠臣暴傲，让其功，出舍板桥。忠臣入汴，果因会击杀宋州刺史李僧惠。燧还河阳。秋大雨，河溢，军吏请具舟以避，燧曰：“使城中尽鱼而独完其家，吾不忍。”既而水不为害。

迁河东节度留后，进节度使。太原承鲍防之败，兵力衰单，燧募厮役，得数千人，悉补骑士，教之战，数月成精卒。造铠必短长三制，称士所衣，以便进趋。为战车，冒以狻猊象，列戟于后，行以载兵，止则为阵，遇险则制冲冒。器用完锐。居一年，辟广场，罗兵三万以肄，威震北方。建中二年，朝京师，迁检校兵部尚书，封豳国公，还军。

初，田悦新有魏博，恐下未附，即输款朝廷，燧建言悦必反。既而悦果围邢州，身攻临洺，筑重城绝内外援。邢将李洪、临洺将张伾固守。诏燧以步骑二万与昭义李抱真、神策兵马使李晟合军救之。燧出岢口，未过险，移书抵悦，示之好。悦以燧畏己，大喜。既次邯鄲，悦使至，燧皆斩之，遣兵破其支军，射杀贼将成炫之。悦闻，使大将杨朝光以兵万人据双冈，筑东西二栅以御燧。燧率军营二垒间。是夜，东垒遁，燧进营猗明山，取弃垒置輜重。悦计曰：“朝光坚栅，

且万人，虽燧能攻，未可以数日下，且杀伤必众，则吾已拔临洛，殄士以战，必胜术也。”即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。燧令大将李自良等以骑兵守双冈，戒曰：“令悦得过者斩！”燧乃推火车焚朝光栅，自晨迄晡，急击，大破之，斩朝光，禽其将卢子昌，获首五千，执八百人。居五日，进军临洛。悦悉军战，燧自以锐士当之，凡百余返，士皆决死，悦大败，斩首万级，俘系千余，馆谷三十万斛，邢围亦解。以功迁尚书右仆射。初，将战，燧约众，胜则以家赏。至是，殫私财赐麾下。德宗嘉之，诏出度支钱五千万偿其财。进兼魏博招讨使。

李纳、李惟岳合兵万三千人救悦，悦哀散兵二万壁洹水，淄青军其左，恒冀军其右。燧进屯邺，请益兵。诏河阳李芑以兵会，次于漳。悦遣将王光进以兵守漳之长桥，筑月垒扼军路。燧于下流以铁镳维车数百绝河，载土囊遏水而后度。悦知燧食乏，深壁不战。燧令士赍十日粮，进营仓口，与悦夹洹而军，造三桥逾洹，日挑战。悦不出，阴伏万人。将以掩燧。燧令诸军夜半食，先鸡鸣时鸣鼓角，而潜师并洹趋魏州，令曰：“闻贼至，止为阵。”留百骑持火，待军毕发，匿其旁，须悦众度，即焚桥。燧行十余里，悦率李纳等兵逾桥。乘风纵火，噪而前。燧乃令士无动，命除榛莽广百步为场，募勇士五千人阵而待。比悦至，火止，气少衰，燧纵兵击之，悦败奔桥，桥已焚，众赴水死者不可计，斩首二万级，杀贼将孙晋卿、安墨嘏，虜三千人，尸相骀藉三十里，淄青兵几歼。悦夜走魏州，其将拒不纳，比明，追不至，悦乃得入。

抱真、芑问曰：“粮少而深入，何也？”燧曰：“粮少战利速，兵善于致人。今悦与淄青、恒三军为首尾，欲不战以老我师，若分击左右，未可必破，悦且来助，是腹背支敌也。法有攻其必救，故趋魏以破之。”皆曰：“善。”

悦婴城自守。于是李再春以博州，悦兄昂以洺州，王光进以长桥，皆降。悦使符璘、李瑶卫还淄青残兵，璘等亦降。魏导御沟贯城，燧塞其上游，魏人恐，悦遣许士则、侯臧间行告穷于朱滔、王武俊。会二人者怨望，乃连和。悦恃燕、赵方至，即出兵背城阵。燧复与诸

军破之。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北平郡王、魏州大都督长史。

滔、武俊联兵五万傅魏。会帝遣李怀光以朔方军万五千助燧。怀光勇于斗，未休士，即与滔等战，不利。悦决水灌军，燧兵亦屈，退保魏县。滔等濒河为垒。会泾师乱，帝幸奉天，燧还军太原。

初，李抱真欲杀怀州刺史杨钹，钹奔燧，燧奏其非罪，乃免，抱真怒。及共解邢围，获军粮，燧自有之，以余给抱真军，抱真益怒。洹之捷，军进薄魏，悦以突骑犯燧营，李芄救之，抱真勒兵不出。燧将攻魏，取攻具于抱真营，并请杂两军平其功，抱真不听，请独当一面，繇是逗遛。帝数遣使讲解。武俊略赵地，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，燧怒谓：“抱真以兵还守其地，我能独战死邪？”将引还，李晟和之，乃复与抱真善。及田昂降，燧请以洺州隶抱真，而用昭义副使卢玄卿为刺史，兼魏博招讨副使。李晟兵前独隶抱真，抱真亦请兼隶于燧，以示协一。然议者咎燧私忿交恶，卒不成大功。

至太原，遣军司马王权以兵五千走奉天，又遣子汇与诸将子壁中渭桥，帝已幸梁，乃还。时天下方骚，北边数有警，燧念晋阳王业所基，宜固险以示敌。乃引晋水架汾而属之城，渚为东隍，省守陴万人。又酺汾环城，树以固堤。诏兼保宁军节度使。

帝还京，李怀光反河中，诏燧为河东保宁、奉诚军行营副元帅，与浑瑊、骆元光合兵讨之。时贼党要廷珍守晋，毛朝扬守隰，郑抗守慈，燧移檄诱谕，皆以州降，因拜燧晋绛慈隰节度使。

武俊之围赵也，康日知不支，将弃赵，燧请诏武俊击朱滔，授以深、赵，以日知为晋慈隰节度使。及三州降，燧固让日知，且言因降受节，恐后有功者踵以为利，帝嘉许。籍府库兵仗以授日知，日知大喜过望。燧乃率步骑三万次于绛，略定诸县，降其将冯万兴、任象玉，遂围绛，拔外郭，守将夜弃城去，降四千人。遣李自良定六县，降其将辛姚，收卒五千。裨将谷秀违令掠士女，斩以徇。与贼战宝鼎，射杀贼将徐博文，斩首万级，获马五百。

于时天下蝗，兵艰食，物货翔踊，中朝臣多请宥怀光者，帝未决。燧以“怀光逆计久，反覆不可信。河中近甸，舍之屈威灵，无以

示天下”，乃舍军入朝，为天子自言之：“且得三十日粮，足平河中。”许之。乃与瑊、元光、韩游瓌之兵合。

贼将徐廷光守长春宫城。燧度长春不下，则怀光固守。久攻所伤必众，乃挺身至城下见廷光。廷光惮燧威，拜城上。燧顾其心已屈，徐曰：“我自朝廷来，可西向受命。”廷光再拜。燧曰：“公等朔方士，自禄山以来，功高天下，奈何弃之为族灭计？若从吾言，非止免祸，富贵可遂也。”未对。燧曰：“尔以吾为欺邪？今不远数步，可射我。”披而示之心。廷光感泣，一军皆流涕，即率众降。燧以数骑入其城，众大呼曰：“吾等更为王人矣。”浑瑊亦自以为不及也，叹曰：“尝疑马公能窘田悦，今观其制敌，固有过人者，吾不逮远矣！”

进营筑篱堡，堡将降，余戍望风遁去。燧济河，兵八万阵城下。是日，贼将牛勣斩怀光降，众犹万六千。诛其党阎晏、孟宝、张清、吴同等，它胁附悉赦之。不阅月，河中平。迁光禄大夫，兼侍中，赐一子五品官。还太原，帝赐《宸宸》、《台衡》二铭，以言君臣相成之美。勒石起义堂，帝榜其颜以宠之。

贞元二年，吐蕃尚结赞破盐、夏二州，守之，自屯鸣沙；及春，畜产死，粮乏。诏燧为绥银麟胜招讨使，与骆元光、韩游瓌等会师击虜。燧次石州。结赞惧，乞盟，帝不许。乃遣将论颊热甘辞请于燧，且重币申勤勤。明年，燧还太原，与论颊热俱朝，盛言宜许以盟，天子然之。燧之朝，结赞遽引去。帝诏浑瑊与盟平凉，虜劫瑊，仅得免。吐蕃归燧之兄子弇，曰：“河曲之屯，春草未生，吾马饥，公若度河，我无种矣。赖公许和，今释弇以报。”帝闻，悔怒，夺其兵，拜司徒，兼侍中，赐妓乐，奉朝请而已。与李晟皆图象凌烟阁。后病足，不任谒。九年十月，自力朝廷英，诏毋拜。时晟已卒，帝顾燧曰：“尚记与太尉晟俱来邪？今乃独见公。”因悲涕。燧亦疾而仆，帝亲掖之，诏左右扶去，送至陞，燧顿首泣谢。固乞骸，让侍中，不许。卒，年七十，赠太傅，谥曰庄武。

子汇、畅。

畅少以荫至鸿胪少卿。建中中，燧讨贼山东，畅留京师。于是大旱，朝廷议括商旅缗钱，多亡命入南山为盗。畅客单超俊、李云端等窃议，以为事且危。畅是其言，遣奴谏燧班师。燧怒，执奴以闻，使兄炫拘畅请罪。帝方倚燧，贷不问，但诛其客，敕炫赐畅仗三十，然亦罢括商人令。

燧没后，以货甲天下，畅亦善殖财，家益丰。晚为豪幸牟侵，又汇妻讼析产。贞元末，神策中尉杨志廉讽使纳田产。至顺宗时，复赐之。中官往往逼取，畅畏不敢吝，以至困穷。终少府监，赠工部尚书。诸子无室庐自托。奉诚园亭观，即其安邑里旧第云，故当世视畅以厚畜为戒。有司谥曰纵。

子继祖，生四岁以门功为太子舍人，五迁至殿中少监。

燧兄炫，字弱翁。少以儒学闻，隐苏门山，不应辟召。至德中，李光弼镇太原，始署掌书记，常参军谋，光弼器焉。迁刑部郎中。田神功帅宣武，署节度判官，授连、润二州刺史，以清白显。燧为司徒，授刑部侍郎，辞疾，以兵部尚书致仕，卒。

浑瑊，本铁勒九姓之浑部也。世为皋兰都督。父释之，有才武，从朔方军，积战多，迁累开府仪同三司、试太常卿、宁朔郡王。广德中与吐蕃战没。

瑊年十一，善骑射，随释之防秋，朔方节度使张齐丘戏曰：“与乳媪俱来邪？”是岁，立跳荡功。后二年，从破贺鲁部，拔石堡城、龙驹岛，其勇常冠军。署折冲果毅。节度使安思顺授瑊偏师，入葛禄部，略特罗斯山，破阿布思，与诸军城永清及天安军。迁中郎将。

禄山反，从李光弼定河北，射贼骁将李立节，贯其左肩，死之。肃宗即位，瑊以兵趋行在，至天德与虜军遇，败之。从郭子仪复两京，讨安庆绪，胜之新乡，擢武锋军使。从仆固怀恩平史朝义，大小数十战，功最，改太常卿，实封二百户。怀恩反，瑊以所部归子仪，会释之丧，起复朔方行营兵马使。从子仪击吐蕃邠州，留屯邠。虜复

入，至奉天，瑊战漠谷，有功，迁太子宾客，屯奉天。周智光反，子仪令瑊以步骑万人下同州。智光平，以邠宁隶朔方军，瑊屯宜禄。

大历七年，吐蕃盗塞深入，瑊会泾原节度使马璘讨之。次黄菩原，瑊引众据险，设枪垒自营，遏贼奔突。旧将史抗等内轻瑊，顾左右去枪，叱骑驰贼。既还，虏蹶而入，遂大败，死者十八。子仪召诸将曰：“朔方军高天下，今败于虏，奈何？”瑊曰：“愿再战。”乃驰朝那，与盐州刺史李国臣趋秦原。吐蕃引去，瑊邀击破之，悉夺所掠而还。自是岁防长武城盛秋。领邠州刺史。吐蕃入方渠、怀安，瑊击走之。

子仪入朝，留知邠宁庆兵马后务。回纥侵太原，破鲍防军。拜瑊都知兵马使，自石岭关而南，督诸军犄角，虏引去。进兼单于副都护、振武军使。子仪为太尉，德宗析所部为三节度，以瑊兼单于大都护，振武、东受降城、镇北大都护府、绥银麟胜州节度副大使。未几，崔宁领朔方，故召为左金吾卫大将军。建中中，李希烈诈为瑊书，若同乱者，帝识其谍，用不疑，更赐良马、锦币。普王为荆襄元帥讨希烈也，以瑊为中军都虞候。

帝狩奉天，瑊率家人子弟以从，授行在都虞候、京畿渭北节度使。朱泚兵薄城，战谯门，晨至日中不解。或以刍车至，瑊曳车塞门，焚以战，贼乃解。泚治攻具，矢石四集如雨，昼夜不息，凡浹日，凿堑围城。城中死者可藉，人心危惴，或夜缒出掇蔬本供御，帝与瑊相泣。泚方据乾陵下瞰城，翠翟红袍，左右宦人趋走，宴赐拜舞，又纵慢辞戕斥天子，以为胜在景刻。使骑环驰，责大臣不识天命。造云梁，广数十丈，施大轮，濡毡及革冒之，周布水囊为鞞，指城东北；构木庐，蒙革周置之，运薪土其下，将塞隍。帝召瑊，授以诏书千余，自御史大夫、实封五百户而下，募突将死士当贼；赐瑊笔，使量功署诏，不足则署衣以授。因曰：“朕与公诀矣，令马承倩往，有急可奏。”瑊俯伏呜咽，帝抚而遣之。瑊前与防城使侯仲庄揣云梁所道，掘大隧，积马矢及薪然之。贼乘风推梁以进，载数千人。王师乘城者皆冻馁，甲弊兵乏，瑊但以忠义感率使当贼，人忧不支，群臣号天以

铸。城中矢，自掘去，被血而战愈厉。云梁及隧而陷，风返悉焚，贼皆死，举城欢噪。是日诏授瑊二子官，乃第赏将校。泚攻城益急，会李怀光奔难，贼乃去。进行在都知兵马使，实封户五百。

乘輿进狩山南，瑊以诸军卫入谷口，怀光追骑至，后军击却之。迁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灵盐丰夏定远西城天德军节度、朔方邠宁振武道永平军奉天行营副元帅。帝临轩授钺，用汉拜韩信故事。制曰：“寇贼干纪，授尔节钺，以戡多难，往钦哉！”瑊顿首曰：“敢不毕力，以对扬天子休命。”乃率诸军趋京师。

贼韩旻拒武功，瑊率吐蕃论莽罗兵破之武亭川，斩首万级，遂屯奉天，以抗西面。李晟自东渭桥破贼，瑊与韩游瓌、戴休颜以西军收咸阳，进屯延秋门。泚平，论功，以瑊兼侍中，实封户八百。天子还宫，授河中绛慈隰节度使、河中同陕虢行营副元帅，繇楼烦郡王徙咸宁，赐大宁里甲第，女乐五人，将相送归第，与李晟钧礼。俄加朔方行营副元帅，与马燧同讨李怀光。怀光平，检校司空，任一子五品官。还屯河中。

吐蕃相尚结赞陷盐、夏，阴窥京师，而畏瑊与李晟、马燧，欲以计胜之。乃诡辞重礼，请燧讲好，燧苦赞，帝乃诏约盟平凉川，以瑊为会盟使。为结赞所劫，副使崔汉衡以下皆陷，惟瑊得免。自奉天入朝，羸服待罪，诏释之。会吐蕃复入盗，使瑊镇奉天。虜罢，还河中。贞元四年，虜入泾、邠，授邠宁庆副元帅。进检校司徒，兼中书令。十五年卒，年六十四。群臣奉慰延英，赠太师，谥曰忠武。丧车至自镇，帝复废朝。

瑊好书，通《春秋》、《汉书》，尝慕《司马迁自叙》，著《行纪》一篇，其辞一不矜大。天性忠谨，功高而志益下，岁时贡奉，必躬阅视。每有赐予，下拜跪受，常若在帝前，世方之金日磾，故帝终始信待。贞元后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，稍桀骜则姑息之，惟瑊有所奏论不尽从可，辄私喜曰：“上不疑我。”故治蒲十六年，常持军，猜间不能入。君子贤之。本名日进，稍显改焉。五子，镐、铉为达官。

镐谦谨，喜交士大夫，历邓、唐二州刺史，有政誉。元和中，延州沙陀部苦边吏贪，震扰不安。李绛建言，宜选才职称者为刺史。乃任镐延州。会讨王承宗，而义武节度使任迪简病不能军，以镐将家可用，乃迁检校右散骑常侍、义武军节度副使。俄代迪简为使。治兵颇有法，然短于计略，不持重。镇、定二军间不百里，镐引兵压镇境而屯，距贼三十里，鼓角声相闻。贼始亦畏，见镐无斥候，乃潜师入定境，焚庖蓄，屠乡聚，镐军遂摇。亦会中人督战，乃出薄贼，大败而还。诏以陈楚代之。时师饥冻，闻镐方罢，遂乱，劫镐之家，至裸辱。楚闻，驰入城，乃定。令军中敛所剽归镐，以兵卫出之。贬韶州刺史。后代州刺史韩重华奏收镐供军金币十余万，乃复贬循州。卒，赠工部尚书。

铈以荫补诸卫参军，累擢至丰州刺史。坐赃七百万，文宗以勋臣子，贬袁州司马。还为袁王傅，至太子詹事。训、注乱，或言铈匿贾餗，为百骑所捕，苦辨乃免，然家为兵剽皆尽。文宗怜之，授少府监，迁殿中。宰相以瑊之裔，拟刺史，帝曰：“是岂可以牧民？念其父功，富之可也。”宰相言铈尝治郡有绩，从之，拜寿州刺史。终诸卫大将军。

赞曰：唐史臣称燧沈雄忠力，常先计后战。每战，亲令于众，无不感慨用命，斗必决死，未尝折北，名盖一时。然力能得田悦而不取，虏不可信而决信之，故河北三盗卒不臣，平凉大臣奔辱，燧之罪也。虽然，燧贤者也，天下以为可责故责之，不以功掩罪，亦不可以罪废功。瑊亲与结赞盟，不能料虏诈，但以如诏为恭，殆有猛志而无英才乎？李晟谓虏不可与盟，则燧、瑊固出晟下远甚。功名大小，信其然乎！

唐书卷一五六

列传第八一

杨朝晟 戴休颜 阳惠元
旻 李元谅 李观 韩游瓌
杜希全 邢君牙

杨朝晟字叔明，夏州朔方人。兴行间，以先锋功授甘泉府果毅。建中初，从李怀光讨刘文喜泾州，斩获多，加骠骑大将军。李纳寇徐州，从唐朝臣往讨，常冠军。怀光赴难奉天，属朝晟兵千人下咸阳，赐实封百五十户。

怀光反，韩游瓌退保邠、宁，贼党张昕守邠州，大索军实，多募士，欲潜归之。朝晟父怀宾为游瓌将，夜以数十骑斩昕及同谋者。游瓌遣怀宾告行在，德宗劳问，授兼御史中丞。朝晟泣见怀光曰：“父立功于国，子当诛，不可以主兵。”怀光繁之。及诸军围河中，游瓌营长春宫，而怀宾战甚力。怀光平，帝原朝晟，因为游瓌都虞候，父子皆开府、宾客、御史中丞，军中以为荣。

吐蕃犯边，游瓌自将守宁州，而御士宽，军骄。及张献甫来代，军遂乱，朝晟逃于郊。众胁监军，请以范希朝为节度使。希朝时已在京师。明日，朝晟出，给众曰：“予来贺所请之当也。”众稍定。朝晟结诸将谋诛首恶者，居三日，给遣人自邠来，曰：“前请报罢，张公已舍邠矣，反者皆当死，吾不愿尽诛也，弟取首恶者。”众所欢指，斩二百余人，献甫遂入于军。帝以希朝为节度副使，而朝晟加御史大

夫。

贞元九年，城盐州，发卒护境，朝晟屯木波堡。会献甫卒，有诏代为邠宁节度使。朝晟请城方渠、合道、木波以遏吐蕃路。诏问“须兵几何？”报曰：“部兵可办。”帝问：“前日城五原，兴师七万，今何易邪？”报曰：“盐州之役，虏先知之。今薄戎而城，虏料王师不十万，势难轻入。若发部兵，十日至塞下，未三旬城毕，积刍聚粮，留卒守之，寇至不可拔，莱野翦夷，虏且走，此万全计也。若大发兵，阅月乃至，虏亦来，来必战，战则不暇城矣。”帝纳其策。师次方渠，水乏。有青蛇降险下走，视其迹，水从而流，朝晟使筑防环之，遂为淳渊，士饮仰足，图其事以闻。有诏置祠，命泉曰应圣。已城，吐蕃悉众至，度不能害，乃引去。复城马岭而归，开地三百里。十七年，卒于屯。

戴休颜，字休颜，夏州人。家世尚武，志胆不常。郭子仪引为大将，谕平党项羌，以安河曲。试太常卿，封济阴郡公，进封咸宁郡王，兼朔方节度副使。城邠州功最，迁盐州刺史。

朱泚反，率兵三千，昼夜驰，奔问行在，德宗嘉之，赐实户二百。与浑瑊、杜希全、韩游瓌等捍御有劳。帝进狩梁、洋，留守奉天。李怀光屯咸阳，使人诱之，休颜斩其使，勒兵自守。怀光貽骇，自泾阳夜走。迁检校工部尚书、奉天行营节度使。合浑瑊兵破泚偏师，斩首三千级，追至中渭桥。京师平，又与瑊率兵趋岐阳，邀泚残党。加检校尚书右仆射，进户四百。从乘舆至京师，赐女乐、甲第，拜左龙武军统军。卒，赠扬州大都督。

弟休璇，历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东阳郡王；休晏，历辅国大将军，封彭城郡公；俱以将略称。

阳惠元，平州人。以赳勇奋，事平卢军。从田神功、李忠臣浮海入青州。诏以兵隶神策，为京西兵马使，镇奉天。

德宗初立，稍绳诸节度跋扈者。于是李正己屯曹州，田悦增河上兵，河南大扰。诏移兵万二千戍关东，帝御望春楼誓师，因劳遣诸

将，酒至，神策将士不敢饮。帝问故，惠元曰：“初发奉天，臣之帅张巨济与众约：‘是役也，不立功，毋饮酒。’臣不敢食其言。”既行，有馈于道，惟惠元军瓶罍不发。帝咨叹不已，玺书慰劳。俄以兵三千会诸将击田悦，战御河，夺三桥，惠元功多。以兵属李怀光。

及朱泚反，自河朔赴难，解奉天围，加检校工部尚书，摄贝州刺史。诏惠元与神策行营节度使李晟、鄜坊节度使李建徽及怀光联营便桥。晟知怀光且叛，移屯东渭桥。翰林学士陆贽谏帝曰：“四将接垒，晟等兵寡位下，为怀光所易，势不两完。晟既虑变，请与惠元东徙，则建徽孤立。宜因晟行，合两军皆往，以备贼为解，趣装进道，则怀光计无所施。”帝不从，使神策将李昇往伺，还奏：“怀光反明甚。”是夕，夺二军，惠元、建徽走奉天，怀光遣将冉宗驰骑追及于好畤。惠元被发呼天，血流出眦，袒裼战而死。二子晟、曷匿井中，皆及害。建徽独免。诏赠惠元尚书左仆射，晟殿中监，曷邠州刺史。

少子旻，字公素，惠元之死，被八创，堕别井，或救得免。历邢州刺史。卢从史既缚，潞军溃，有骁卒五千，从史尝以子视者，奔于旻，旻闭城不内。众皆哭曰：“奴失帅，今公有完城，又度支钱百万在府，少赐之，为表天子求旌节。”旻开谕祸福遣之，众感悟，遂还军。宪宗嘉之，迁易州刺史。

王师讨吴元济，以唐州刺史提兵深入二百里，薄申州，拔外郭，残其垣。以功加御史中丞。容州西原蛮反，授本州经略招讨使，击定之。进御史大夫，合邕、容两管为一道。卒，赠左散骑常侍。

李元谅，安息人，本安氏，少为宦官骆奉先养息，冒姓骆，名元光。美须髯，鸷敢有谋。以宿卫积劳，试太子詹事。李怀让节度镇国，署奏以自副。居军十年，士心惮服。

德宗出奉天，贼遣将何望之袭华州，于是刺史董晋弃城走，望之欲聚兵以绝东道，元谅自潼关引兵径薄其城，拔之。时兵兴仓卒，裹赍为铠，刺蒿为矢，募兵数日至万余，军气乃振。贼来攻，辄却。时尚可孤守蓝田，元谅屯昭应，王权壁中渭桥，贼兵不能逾渭南。未

几，迁镇国军节度使，封武康郡王。先是，诏发幽、陇兵东讨李希烈，师方出关，泚使刘忠孝召还，至华阴，华阴尉李夷简说驿官捕之，追及关，元谅斩以徇，所召兵不得入，由是华州独完。俄诏元谅与李晟收京师，次浚西。元谅先奋麇贼，败之，进屯苑东，晟使坏苑垣入，泚连战皆北，遂大溃，京师平。让功于晟，退壁近郊。加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实封户五百，赐甲第、女乐、一子六品官。

李怀光反，与马燧、浑瑊讨之。其将徐廷光素易元谅，数慢骂，为优胡戏斥侮其祖。又使约降，曰：“我降汉将耳。”及马燧至，降于燧。元谅见韩游瓌曰：“彼诟吾祖，今日斩之，子助我乎？”许诺。既而遇诸道，即数其罪，叱左右斩之，诣燧谢。燧大怒，将杀元谅，游瓌见曰：“杀一偏裨尚尔，即杀一节度，法宜如何？”燧默然。元谅请输钱百万劳军自赎，瑊亦为请，燧赦之。帝以专杀，恐有司劾治，前诏勿论。

贞元三年，吐蕃请盟，诏以军从瑊会平凉，元谅军潘原、游瓌军洛口以为援。元谅曰：“潘原去平凉七十里，虏诈不情，如有急，何以赴？请与公连屯。”瑊以违诏，不听。瑊壁盟所二十里，元谅密徙营次之。既会，元谅望云物曰：“不祥，虏必有变！”传令约部伍出阵。俄而虏劫盟，瑊奔还，元谅兵成列出，而泾原节度使李观亦以精兵五千伏险，与元谅相表里，虏骑乃解。元谅遣车重先，而与瑊振旅徐还，时以为有古良将风。是会也，微元谅、观二人，瑊且不免。帝嘉叹，赐善马金帛良厚，因赐姓及名。

更节度陇右，治良原。良原隍堞湮圯，旁皆平林荐草，虏入寇，常牧马休徙于此。元谅培高浚渊，身执苦与士卒均，榴櫟榛莽，辟美田数十里，劝士垦艺，岁入粟菽数十万斛，什具毕给。又筑连弩台，远烽侦，为守备，进据势胜，列新壁。虏至无所掠，战又辄北，由是泾、陇以安，西戎惮之。卒年六十二，赠司空，谥曰庄威。

李观，其先自赵郡徙洛阳，故为洛阳人。少沈厚寡言。以策干朔方节度使郭子仪，子仪遣佐坊州刺史吴佑为防遏使。以亲丧解。

吐蕃内寇，代宗幸陕，观隐盘屋，率乡里子姓千人守黑水，虜不敢侵。岭南节度使杨慎微奏为偏将，徐浩、李勉代节度，常倚以军政，数捕平剧贼。迁大将，试殿中监，召为右龙武将军。

泾师叛，观适番上，即领兵千余扈德宗奉天。诏尽察诸军，整饬谁遑，增募五千人，鞞旌欢竖，士气益振。赐封户二百，授二子八品官。从至梁州。帝还，诏总后军。擢四镇、北廷行军泾原节度使。在屯四年，训部伍，储藏饶衍。平凉之盟，吐蕃不得志。是年，观入朝，前一日就道，虜至期出精骑狙击，不及，去。以少府监检校工部尚书。卒，赠太子少傅。

韩游瓌，灵州灵武人，始为郭子仪裨将。安禄山反，使阿史那从礼将同罗、突厥五千骑伪降于朔方，出塞门，诱河曲九蕃府、六胡叛，部落凡五十万。子仪使游瓌率辛京杲击破之，九蕃府还附。累进邠宁节度留后。

奉天之狩，兵未集，游瓌与庆州刺史论惟明以兵三千来赴，自乾陵北趋醴泉，未至，有诏引军屯便桥。次泥泉，与泚兵值，游瓌欲还奉天，监军翟文秀曰：“吾壁于此，贼敢逾我而西，可夹攻取之。今入奉天，贼亦随至，是引贼迫天子也。”游瓌曰：“不然，我寡贼众，彼能分以亢我，余众犹能鼓而西也，不如先入卫天子。且奉天无强卒，安得夹攻？吾士乏且寒，贼以利诱之，众且溃。”遂还奉天。泚兵蹶攻之，战不利，泚兵夺门，游瓌殊死战，乃解。泚大治战棚、云桥，士皆惧，游瓌曰：“贼取佛祠干木为攻具，可以火之。”既而贼大噪攻南雉，游瓌曰：“是分吾力也。”趋北雉，遣将郭询、郭廷玉以锐士三百傅满直出，火其棚，投薪于中，风返，棚皆烬，贼气沮。故诸将推游瓌赴难功第一。帝以卫军无职局，军置统军一员，以游瓌、惟明、贾隐林处之。

李怀光叛，诱游瓌为变，游瓌白发其书，帝曰：“卿可谓忠义矣！”对曰：“臣安知忠义？但怀光误臣，使震惊乘舆，后持臣自解。”帝嘉其诚，从问：“计欲安出？”对曰：“怀光总诸府兵，怙以为乱。今

邠有张昕，录武有宁景璇，河中有吕鸣岳，振武有杜从政，潼关有李朝臣，渭北有窦餗，皆守将也。陛下以其众与地授之，罢怀光权，而尊以元功，诸将仰首，各听其帅，彼安能以乱？”帝曰：“罢怀光权而泚益张，若何？”对曰：“陛下约士以不次之赏，今贡赋方至，发而酬之，其守自固。邠有万精甲，臣得将之，可以诛贼。四方杖义而起，贼不足虑。”帝美其言。

会怀光诱复至，浑瑊得书，稍严卒以警。游瓌不知，发怒，慢骂瑊。帝疑有变，即日幸梁州，游瓌使子从帝。怀光檄假游瓌邠州刺史，欲因张昕杀之。游瓌既失兵，不知所图。有客刘南金说曰：“邠有留甲，可以立功，殆天假也！”游瓌悟，诱旧部兵八百驰入邠，说昕曰：“怀光自蹈祸机，公今可取富贵，无共污不义也。我愿以麾下为公先驱。”昕不听。游瓌移疾不出，阴结其将高固等。昕欲杀游瓌，戒左右衷甲入，昕小史李岌潜白游瓌，伏甲先起，高固等应之，斩昕首以闻。时怀光子玢在邠，游瓌卫出之，曰：“杀之只以怒敌，至必遽，不如舍之。”玢至泾阳，怀光遂走蒲州。

游瓌屯七盘，受李晟节度。诏拜邠宁节度使，遂会浑瑊于奉天，与瑊、戴休颜分扼京西要险。李晟入长安，游瓌破泚兵咸阳。泚走泾州，游瓌使谕泾将杨澄，澄拒不纳，泚遂败。京师平，迁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实封户四百。帝至自兴元，游瓌及瑊、休颜从，而李晟、尚可孤、李元谅奉迎，论功与瑊等皆第一。游瓌还屯邠宁。怀光寇同州，瑊、元谅败于干坑。诏游瓌率兵并力，败贼众五千于屯。遂会瑊、马燧围蒲城。师次焦篱堡，守将尉珪降。怀光见势单蹙，乃缢死。

贞元二年，吐蕃入泾、陇、邠、宁，游瓌追至安化，虜营合水北。游瓌策曰：“贼行无人地必怠，可袭取之。”使将史履澄夜领兵五百入其营，斩数百级，取马五千。黎明，虜以兵尾击，游瓌罗帜自卫，鼙鼓四发，虜惊溃去。是岁，复围盐州，刺史杜彦光约与之城，吐蕃许之，又取银、夏、麟等州。游瓌请收盐州以断戎人走集：“虜入汉，食禾菽，方春而病，此天亡时也。”有诏李元谅、韩全义率师一万，会游瓌收盐州。吐蕃请修清水盟，以归侵地，马燧为之请。诏问游瓌，答